

黄河流域发现长达百万年连续古人类文化遗存

本报电（记者龚仕建、张丹华）在近日举行的“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网上主题宣传启动仪式上，陕西省文物局发布了陕西黄河流域旧石器时期考古发掘研究的最新成果：

据介绍，2021—2022年，在南洛河流域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厚达24米的地层堆积物，发现了距今110万年至3万年前左右长达百万年、基本连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2019—2023年，在黄河沿岸及黄河支流无定河、北洛河等流域以及秦岭北麓新发现150余处旧石器遗址，多样化的石器技术面貌，展现了距今70多万年至1万年前古人类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存画卷；

2022—2023年，在渭北石川河流域首次发现旧石器遗址，将古人类在该地区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约60万年前，不同时段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打制石器，显示出远古人群生产生活的鲜活图景。

“上述新发现，为黄河流域远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该地区古人类石器制作技术表现出的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显著特点，更加有力地证实了我国百万年不间断的人类发展史。”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说。



黄河沿岸旧石器遗址。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

天上有了一颗“樊锦诗星”

本报电（记者王锦涛）近日，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暨樊锦诗敦煌学研究工作60周年纪念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举行。记者了解到，樊锦诗在继续捐资1000万元支持敦煌学研究后，再次捐资1000万元用于敦煌文物事业和急需人才培养。会议宣布，一颗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该小行星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

樊锦诗今年85岁。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至今已从事敦煌文物事业整整60年，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事业，不仅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而且带领莫高窟人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有效管理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促使敦煌石窟保护从抢救性阶段迈向科学保护阶段。”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今年，樊锦诗已将她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以及个人积蓄共计2000万元捐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布的公报认为，樊锦诗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构建了“数字敦煌”和综合保护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例。

“心·传”古典家具展 展现木作技艺之美



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本报电 日前，“心·传——陈玉树新时代古典家具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展出高级工艺美术师陈玉树近年创作的古典家具，展现中国木作技艺之美。

展览展出了《松风》《祥瑞》等新古典家具作品，涵盖了床榻、桌案、椅凳、柜架等类别。家具在制作技法上遵循传统的榫卯结构，但在形态上更符合现代风格和当代审美。

其中，获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永久收藏的古典家具《松风》为陈玉树近年来的代表作，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延展，也是以器载道、以技载道的寓意所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表示，陈玉树在品有匠心、性归自然的艺术构思中不断探索，从型、材、艺、韵4个方面提炼中国传统家具之精要。

陈玉树表示，古典家具技艺不仅要传承中国传统工艺源远流长且不断创新的丰富技法，更重要的是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更多精品。

（邱煜雯）

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唯一一处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重要的栖息地。

每年5至7月，藏羚羊会在这里上演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有一群人也会开启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巡山任务。

每次到达海拔4768米，位于昆仑山口的一

处石碑，他们都会下车、献上哈达、倒上一碗青稞酒、向空中抛撒象征吉祥的风马旗。

这座石碑镌刻着杰桑·索南达杰的名字。20多年前，为了保护濒危的藏羚羊，他与盗猎分子枪战到生命最后一刻，遗体被冻成冰雕。

如今，索南达杰的后继者，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

可可西里巡山队

薛玉斌 李琳海 王金全



可可西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重要的栖息地。上图为—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卓乃湖区域活动。下图为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巡山队员更却罗周、尕玛成林、郭雪虎、才索加、更松多杰、尕玛扎西（从左至右）在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的途中留影。

本文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管理处，“反盗猎盗穿”的巡山制度不断建立完善。三代队员接续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感悟践行着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智慧。

“可可西里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主任周说。

用生命守护脆弱的净土

沟壑般的皱纹、黑紫色的皮肤，记录着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郭雪虎18年的坚守。

海拔逾4800米的卓乃湖是“藏羚羊大产房”，也是盗猎高发地。索南达杰去世后，当地在卓乃湖畔设立了首个季节性保护站。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陆续建立了6个保护站。工作人员除了分批倒班驻站，还会不定期深入腹地。三天一次小规模巡线、每月至少一次大规模巡护。风雪无阻，全年无休。

藏羚羊的乐土却是“人类生命禁区”——可可西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摄氏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一半。

一片湖，一群羊，一队人，还有身后一片广袤的无人区……队员们每次巡山都可能是与亲人永别。

2009年冬天的一次遭遇，让郭雪虎终生难忘。那天，巡山车辆陷进冰冷的湖中导致油箱进水。

修好车，郭雪虎点起一堆火准备取暖，谁料火星一瞬间引燃了修车时溅在身上的油水混合物。

火苗顺着郭雪虎的裤腿直往上蹿，队友尼玛扎西抓起一床棉被瞬间扑盖在郭雪虎身上。

“如果火再不灭，我会一脚把你踢回湖里。”惊魂甫定，二人破涕而笑。

翻开手机里一张用锅煮雪的照片，巡山队员才文多杰想起了自己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巡山。

正值夏天，可可西里原本的冻土和沼泽融化成一个个烂泥滩。盘查断了、千斤顶坏了，巡山车辆埋在泥里，动弹不得。

1天、2天、10天、20天……山外是救援队联系不上山里，全无头绪，山里是10个队员每人每天啃半包方便面“续命”。

入夜，气温低至零下，队员们盖着薄床单并排躺在塑料布上，豆大的冰雹和雨水打在他们脸上。有些队员偷偷在鞋垫上写下了遗书。

“最饿那天，我梦见阿妈给我做了一碗面条，还有我最爱吃的牦牛肉炒粉条。”才文多杰说。

被困33天后，队员们获救了！离开家的日子，整整66天！一群硬汉默默流着泪，紧紧拥抱在一起。

尽管硬件设施和交通工具愈加发达，世界“第三极”对人类的考验却并未改变：夏天沼泽泥泞，大河拦道；冬季冰封雪冻，呵气成霜。

每次外出，为了减少负重，他们会尽量少拿些饮用水，冬天还好说，可以凿冰取水，到了雨水丰沛的夏季，他们喝的水半层都是泥沙。

2006年，大学毕业后，索南达杰的外甥秋培扎西毅然加入保护可可西里生态的队伍，如今已成长为卓乃湖保护站站长。

秋培扎西说：“我们是可可西里的一分子，就要以最虔诚的心守护这里的万千生灵。”

“志向跟昆仑山一样高”

傍晚时分，一道晚霞铺在雪山顶上，成群的藏羚羊沿着山梁飞奔而过。才索加拨通了女儿的视频电话：“你看，这里就是无人区里的‘幼儿园’，爸爸的工作就是保护这些年幼的藏羚羊。”

可可西里已翻开新的一页

盛夏时节，可可西里雪花纷飞。每年有超过3万只雌性藏羚羊，从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地陆续前来，集中到卓乃湖产仔。

藏羚羊生性胆小，特别是迁徙中对周围人类活动和天敌极为敏感。青藏铁路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藏羚羊的“迁徙通道”。通车以来，这些“高原精灵”悠闲自在，乘客也能有幸观赏到至今未解的迁徙之谜。

没有汽车鸣笛驱赶、没有人群喧嚣围观。每当遇到迁徙羊群，青藏公路两侧的车辆会在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的指挥下排成一列，守望让行。曾经，藏羚羊没有这般悠闲。

20世纪80年代，一种叫“沙图什”的奢华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藏羚羊的绒毛就是制作材料。大批偷猎者不顾禁令涌入可可西里，把枪口对准藏羚羊。

为拯救可可西里生态危机，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斗，抓获了多伙非法持枪偷猎集团。

然而，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押送偷猎分子途中遭遇袭击。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匍匐于地，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早已被风雪塑成一尊冰雕……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人们在可可西里设立首个藏羚羊保护站，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如今，这片脆弱的净土再无枪声，藏羚羊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不足2万只增长至7万多只。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近危”。

从“濒危”到“近危”，一字之差，却凝聚了中国政府和无数环保英雄的付出，首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巡山队员罗延海回忆往事，无限感怀。

1996年，青海省成立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

1997年，国务院公布可可西里为国家自然保护区。

2016年，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启动，可可西里纳入其中。

2017年，可可西里成为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2021年，中国面积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从临时组建的巡山队伍到建制制的



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才文多杰在保护站内查看被救助的藏羚羊身体状况。



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巡山队员尕玛成林（右）在救援被困车辆。

延伸阅读